

陳序

自倭奴國王受封於後漢，倭之以上國事我者已久。洎李唐國威遠震，劉仁軌白江之役，倭人慌於天可汗之征誅，乃有遣唐使之置，恪修貢職，率其胄子僧徒遠來入學，於是典章文物，一倣中華；至今「大化革新」猶與「明治維新」，爲其國史上畫文野之大事也。迨元祖東征，颶風阻師，倭之亡，蓋有天幸；亦由元用范文虎等降將無謀無勇故耳。嗣是島國分崩，債軍之將，流亡海上，而倭寇以起，亦遂啓其窺伺上國之漸；自豐臣秀吉以至今日，事若一貫，讀史者不能無慨焉。由吞併朝鮮以侵陵遼左，所謂北進政策，實循秀吉之故道；若夫遵海而南，騷擾閩浙，則又嘉靖時倭寇之慣技；而今之所謂南進政策者也。歷史雖非循環，而因應之得失，實深足以資借鏡。明人興重兵以援朝鮮，雖多挫軍鋒，然存朝鮮適以固遼東之鎖鑰，綜觀全局，要不可謂爲得不償失；吾人於此，蓋不能不太息於清末之輕棄三韓矣。至於倭寇之始末，尤足令人憬然；湯和沿海設衛，金山衛與瀏河口並爲重鎮，老成遠慮，使人深長思之；一也。倭寇之與漢奸，狼狽爲患，朱執所謂瀕海之盜與衣冠之盜是也；其後徐海汪直平，而倭亦戢其鋒；由今思昔，內奸之亟待肅清；二也。觀鹽邑志林及平湖志與諸家筆記所載，倭寇所至，村邑爲墟，其屠殺淫掠之酷，與今日如出一轍；是知其國無綱紀，人無禮義，出自性成，今古無殊；三也。咸少保承敗績之後，

用鄉兵保土衛國之勇，師出以律，卒戡大亂；民兵之訓練，足爲寇之資；四也。舉一例他，歷代征倭文獻之蒐集與研討，必於制夷之道有裨；蓋疑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王君婆楞之此輯，固不僅爲供學者之參考已也。夫三十年爲世，人事之變化，固多隨時而異其致；若夫山川險易，則初不於數百年之間而遽有陵谷滄桑之改；抗戰以來，倭人奔突之跡，衡之歷史，往往爲古人用兵所由；凡此皆足以見其處心積慮，謀我有素。而吾人今後之言國防，亦不可不於此類史實加以注意；治史學者，或可開一新塗徑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陳立夫序於重慶

景序

友生王婆楞編撰歷代征倭文獻考成；求序於予曰，有對征倭征字懷疑者，希爲剖析之。予曰，此殆執敵國不相征之義以相難耳；不知倭在古時不過一島夷，久奉中華爲上邦，貢叛不常，致招征伐；元明之際，史實昭然，非可誣也。且征之爲言正也；以中華之文明，正夷狄之野鄙；與征之字義無所遠。孟子曰，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歷代特文德征服夷狄，皆本於舜干羽以服有苗之旨趣。東漢以降，倭人被中華文明陶冶，始得革除蠻習，變易名號，采用漢字，別造假名；乃唐初派遣留學長安士僧等返倭後之轉進也。自時厥後，倭島政治風俗，漸趨淫靡；至宋末，倭僧有日蓮上人者，提倡宗風，取折服主義，罵倒一世，有「惡國惡王惡臣惡民，必遭惡劫」之痛言。繼而元主派兵征倭，蹂躪人震驚，惜元兵被海風覆沒；然倭人至今談之，猶有懼色；常見其國名畫家繪元兵上岸縱橫殺戮之情狀，題曰「元寇之災」以爲紀念；此以力征倭，縱一時屈辱，而不足服其心之明證也。明初沿海倭亂，連續不絕，至嘉靖間而寇禍始烈；明廷遣將出師，征伐倭寇，十餘年寇亂始平；此爲征倭史實最顯著之節。本書第二二章，紀周秦漢魏兩晉六朝隋唐各代，倭人慕化來歸之事跡，可謂以德服倭之效，較力征尤爲偉大；與元明征倭文獻雖詳略懸殊，而皆不違征服之意，足爲日下我國人抗倭之參究。因念我祖宗特文德武力以征服之

島夷，至今乃不敢對暴寇倡議征伐，是誠我中華全民之恥辱。幸撰者不辭勞瘁，特致力於他人所忽略之史實而成此偉著，以昭示吾人對倭應取法先王「有征無戰」之宏規，以佑啓我後之人，勿自餒，勿自慊，努力於驅除倭寇之事功；庶今後征倭文獻續編，更有超越前古之紀載；則茲編不爲贅述也已。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七日安邑梅九景定成撰

鄭序

婆楞王君，潛心文史有年；近復供職陝教廳編審，於編制之體例，材料之精審，都極確當。茲編尤爲其發奮之作，吾知其於史學界有相當之貢獻也。夫究史者所以借資改轍者也；倭民稱貢，遠始於周，理應日以嚮化；乃浸假而野蠻日甚，竟至於以淫盜立國，刼殺爲風；雖其自滅之日已近，然而此種敗類之由來，與人類不幸事件之造成，其實究在於吾人王化未加有以致之也。今讀王君之書者，其亦慎思將何以征倭之道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秋鄭元瑞序於西安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所

自序

嘗謂文獻通考，可名曰文獻通錄；以其詮次而未遑剖析，傳信而未能質疑，排比而未盡參差；又揭大而殊多遺細也，則亦可名曰文獻摘錄；卽如四裔考等篇，每多平敘直書，於淵源因革，未都窮本明變，而依變詳紛；按之正史，恆有出入，通考云乎哉。乃若通典通志各書，非名曰考，遂無議者矣。涑水通鑑，據正統編述，銘書史於一爐，以往事爲廟堂借鏡，資治道也；故詳於內必略於外，審於朝則忽於野，代與代之間敍其系統演變，而代與代間枝節之旁出者闕如也；牛移晉祚宮中洗兒之事，且以稗官小說爲藍本，其師左氏紀伯有史遷傳趙孤之意歟；儻謂撫拾影射之辭，託寄興會之筆者，是耶非耶？紫陽綱目，朱子門人之所爲，旨法春秋而好爲創造；如書僭竊者死曰殂，豈若春王正月之書法乎；書春而曰王正月，則知時有不奉周朔者矣。至有稱我如書魯之例，不知夫子曾爲魯司寇，生斯居斯，因魯史作春秋；非必以是歧人也；稱年稱載稱歲稱祀，各時代符紀不同，何待矯異於字裏行間哉？夫爲史者，褻貶以手而不權衡其心；未造必桀紂之君，前朝無盡美之制；破瓦江山，爭書正緒；逐鹿敵侶，斥爲逆天；不治亂之訴陳以明得失，惟祥災之援引而判興亡；豈麟鳳必遊於盛世而河清終不爲變異耶？觀陳橋扮演，恍如優孟登場；黃袍袖詔之文，具見巧思結構；是左史右史不啻爲香孩兒作傳奇本事也，當時委曲豈盡如所擬；

史以存實，乃滋聚訟；然則信史之求，其在荒山瓊閣間乎？先賢有曰，文人之文惟恐不出諸己，史家之文惟恐出諸己；予之爲是編也，亦若是焉而已。編年取其對照，故詮次而又剖析焉；敘事廣求參證，故傳信而亦質疑焉；勉分時代却自成節目，故排比而實參差焉；物之不齊，史亦猶是；事有遺漏，臆造者非；旁徵博採，較著其真；故細大不捐而不敢自爲出入也。曰文獻考，其義如斯。自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還，國人皆知壓境強敵其名日本，卽古之倭人也；文人學士，多縱論於當前；縉紳先生，且預祝於今後；摧敵建國，並執政而競言；福善禍淫，操鬼神之左券；斷金碎玉之文，祭獸驅魚之作，幾與恆河同其沙數；而日本倭人是一是二，倭祖倭禰或賢或庸，則不欲言或不欲知也；其有舉之者，輒稱山海經或徐市童男女云云；中國數千年汗牛充棟之圖籍，又無一有關中倭之首尾紀載；吁，可哀已。予如村氓觀劇竈嫗說鬼，喜窺全豹而好言究竟也；於泛覽之餘，率縷紀之，久久成帙；人棄我取，其亦笨伯之負石歟，孰又樂此不疲。曰征倭云者，欲有刺激而進於士人縉紳之側也；謂爲史學界另闢一門徑，曰唯唯；謂爲自成體例，強附於通鑑綱目之林；則小子夫何敢。滿清以來，弱思繼事；乃民國行將三十之歲，海內似無完善清史可因，抑見聞之不廣耶？然自周克商至明莊烈自縊，此二千七百年間之中倭史實，固歷歷可指；故曰歷代云。全書分六章爲十六節；凡三百九十目，都三十萬言以內。以上不足千言者爲之序首。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前辰安康王婆楞於巴縣歌馬場長生園面壁樓上

例說

(一)自序既敘緣起；凡例，所以說內容也。征倭之義，見景師撰文；歷代止明季，清以後將俟續編也。本書名曰歷代征倭文獻考，係蒐集往古征倭史實，取證於文獻；故文獻，經也。惟中史不足以盡，必旁求於日籍；文獻未都翔實，又博採於雜紀；故按以考者，緯也。

(二)事實率先於文獻，將文獻以證事實；故本書所述征倭時期，若周若秦所引文獻，多求之周秦以下或漢或唐；而征倭事實時期與文獻作者時期，遂不盡畫一。其有當代文獻者，多制詔奏議藝文之類；制詔則居中臨外，語氣梟張；奏議則泛陳利弊，難窺端末；藝文如詩歌傳序，又多抒情譽美之作也。若以當事人而爲身歷境地語，如錢世楨征東實紀；當局人而爲緝實策致語，如許孚遠請計處倭會疏；當患人而爲審時制變語，如歸有光備倭事略及禦倭議；當權人而爲懲前善後語，如胡宗憲海防十四論等文，直可拱壁視之。征倭文獻之採錄，全是奚由。

(三)本書分六章。曰德化，曰向化，曰擄貳，曰力征，曰戡患，五者爲大概區分；各時代因繁果累，皆多連鎖關係。六曰制議，自成一章；以前者之未許闡入，又屬皇皇大著，故以目所及者序時代而編次；亦如章節目間之內附後附，留爲隨時發見及世之博雅

者之補充也。

(四)章別以節。自周而明，皆據正朔系統列次。

(五)節詳以目。每目所引文獻，以時間順列。並爲便於參證起見，如帝紀列前，次列傳，次地志，次藝文；殿者或以東夷傳，倭人傳，四裔考，日本考等；取歸納法意也。

(六)目系以按。按語內容，或補文獻之不足，或釋文獻之涵義，或詳中日西紀年之對照，或作前後事實之連繫；間亦申述著者之意見。要之，我中華民族精神，仁厚寬大，歷代之於異族，每以化頑柔遠爲道，扶植解放爲懷；務令弱小民族，各有獨立自由之權；豈晚近來，肆志侵略存心殲滅人家國者可比。然坐是之故，或隱然自大，或靡馬不振；其間得失利鈍，烏可是其是而非其非耶。各目按語內，明點暗射，不惜數數言之；著者苦心所凝，本書主旨所在，讀者幸勿視爲河漢。

(七)章節目按間，間益以附。或非正史所載，詳於別集雜錄者；或據日本典籍摘譯，可藉資考證者；或註及於某章某節某目某按，作一特殊之系統整理者；讀者於此觸類旁通，用爲參究征倭文獻之助。若第六章，又全書之總附也。

(八)全書跋事，攜渝請正於于右任先生，承轉送陳部長立夫；立夫先生爲之撰序，介紹正中書局出版。維時中原紙貴，文值低落；清代以後，既俟續編矣。而旅舍孤悵，賃書披覽，無非歷代之有關征倭者；如各家傳記奏議筆錄簡牘說部等凡摘錄二百餘條，而

非本書之所能容者又十萬餘字矣。且有於各書中得見書名，如東南郡縣志書日本典籍韓國史書等亦三十餘部，而迄難取得其書。噫，初豈料中倭關係史實如是之浩繁，豈僅河海之觀哉。苟席之暖，當於續編之外另錄外編，固有不能容及難取得者在也。然文窮如我，奚能咄嗟間公富有於當世耶。作例說八條。

婆楞識於重慶十八梯寓次

目次

第一章	德化倭人時代	一
第一節	周	一
第二節	秦	四
第三節	漢	七
第四節	三國	九
第五節	晉	一三
第六節	南北朝	一五
附一	漢學之傳於倭	二一
附二	工藝技術之傳於倭	二一
附三	佛教之傳於倭	二二
第二章	倭人向化時代	二三
第一節	隋	二三
第二節	唐	二七
附一	唐代名人贈倭使及僧詩十一首	四七

附二	倭遣唐留學生及留學僧入唐年代考	四九
附三	唐代倭人向化實錄	五〇
第三章	倭人攜貳時代	五七
第一節	五代	五七
第二節	宋	六〇
附	宋代新文化影響倭人之一斑	六五
第四章	武力征倭時代	七〇
第一節	元(上)	七〇
第二節	元(下)	九八
附一	元代武力征倭之總檢討	一一一
附二	高麗同仇征倭之始末	一一六
附三	倭人禦戰期間內政之擾攘	一二〇
附四	元代征倭軼聞	一二二
第五章	勘平倭患時代	一二六
第一節	明(上)	一二六
第二節	明(下)	一二七

第一章 德化倭人時代

第一節 周

(一) 尚書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案一】唐堯時，禹錫仲宅，嶠在記引堯典作郁。夷曰陽（史記引堯典作湯）谷，虞舜時蠻夷率服，夏后發時諸夷貢於王門，商末時九夷來賓；然中國通道九夷見諸古代文獻者，實始自周初；成王時，息慎來賀，夷貢其盟證也。

【案二】白虎通云：「夷者，陽也，言無禮儀。」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後漢書東夷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爾雅注云：九夷在東。又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龜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是則我國東北三省及朝鮮、日本，皆古之東夷地。」

【案三】太史公古文尚書（近人章炳麟撰）首條云：「五帝本紀述堯典『居郁夷曰湯谷』，謂史公述堯典，以古文案隱引淮南『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爲海東之地；郁夷者，據詩小雅『周道倭遲』，漢地理志作『周道郁夷』，是『郁』『倭』古通；倭人之名，已見漢志，其地正在海東。又云：堯典之

郁夷在海東，禹貢之嶠夷在青州，本非同地，今文同作「禺」，後儒因之並「郁夷」亦改曰「嶠夷」，誤矣。

【案四】日內田氏云：海之爲物，能使國與國相隔離，又能使國與國相連絡，遠距離之交通，航海反易，故古代海上之交通，亦意外容易云。蓋日本列島，橫列於亞洲大陸之門前，與中國僅隔一衣帶水，而朝鮮半島，又突出於其間，適爲中倭最古往來之渡橋，故中倭交通，當不始於航海術發達以後，而唐虞三代，已多夷人西來之文獻可證，箕子之封朝鮮又恰爲兩者間之銜接地帶，尙書稱通道於九夷，信非誣也。

（二）史記周本紀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

【案一】論衡儒增篇云：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超奇篇又云：暢（與鬯字同）草實於倭。快國篇又云：成王之世，越裳獻雉，倭人貢暢。此蓋當時東夷小國有失政者，成王伐之，故息慎（古國名，唐虞曰息慎，周曰肅慎，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處，亦古東夷地也）來賀；而倭人貢鬯，亦當成王之世，論衡凡三言之；周初聖王之德化遠及於倭方者，可以見矣。

【案二】山海經海內北經云：南倭北倭屬燕。燕宜是北燕，姬姓，周封召公奭於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其時薊、燕二國，皆武王所立，後燕并薊而居，故國、薊二地，卽古燕國；至戰國時，奄有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之地。倭國古亦有南北之分，分國且多，其西南濱海，距朝鮮近，朝鮮既爲中國有，倭人朝貢所至，必有自求爲附庸者，中國職方，周時已有九服，倭人當亦願在服事之列；山海經稱倭屬燕者，或當成王東伐，倭人貢鬯之後與。

【案三】漢書地理志云：樂浪（樂浪郡乃漢武帝滅朝鮮所置，即今朝鮮之平安、黃海、京畿諸道及忠清道之北境，昭帝時以臨屯郡併入，遂兼有江源道）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魏志東夷傳云：倭人在帶方（後漢末，割樂浪郡京畿道以南之地爲帶方郡）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又云：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藝文類聚引廣志云：青玉（日本國志稱天照太神時代，亦以八坂瓊曲玉爲傳國重器者三之一，其玉爲青玉之最寶貴者）出倭國。元史云：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是皆爲中國以「倭」稱日本之濫觴。

【案四】史記正義云：武后改倭國爲日本國。考日本地神五代之嗣世爲神武天皇，踐位日向國，名曰日本磐余彥尊，其後三傳至懿德，名曰大日本彥祖友，懿德再傳至孝安，名曰日本足彥國押人，孝安傳孝靈，孝靈傳孝元，孝元傳開化，其名皆有日本字；武后改倭爲日本，其取義或卽以此。

【案五】日本民族，曰大和民族，倭和音近，其國古時亦有大倭王；又有謂日本本小國，倭人以兵覆之，冒其名；然武后改倭爲日本，則又有說：倭奴者，日本土語「大」之義也，其後世有興者惡之，武后之爲易名，此如帝制時代賜姓錫名之例，受寵者且有過於拜官封爵，亦當時所謂上國之風教也。

【案六】日本建國，始於神武天皇，其紀元當中國周惠王十七年（西曆紀元前六六〇年）。其前者有所謂造化之祖者三，益而爲獨化之神者七，由是而又有耦生之神者八，其間遞傳，謂之天神八代，繼承者爲地神五代，此皆在周代以前。據雲笈七籤云：日本有騰黃神獸，黃帝得而乘之，以周旋六合；尤爲神仙家言。然擬之日本天神、地神之說，似以去古較遠，述事者多據拾之辭，斯時信中之

求，難已。然讀者於此，苟藉以旁徵博引，亦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如日本地神第五代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實生日本裔余彥尊，是爲神武天皇。日本史乘，多斷自神武之世，其前乎此者，有若中國之聲古開天，女媧搏土，姑存疑可也。逮西周之先，東周之末，中國內亂頻仍，人民不堪虐政之擾，相率避難於東瀛，或求樂土於半島者，在在有之，如箕子率殷民就封於朝鮮，衛滿率燕民建國於半島。而朝鮮與日本，隔海相望，兩間之渡涉往還，半島之倭人，遂傳聞於中國，於是古文獻中，多有載倭人之記事矣。至倭人之在當時被德而化者，如獻神獸，貢瓊草，其懷惠而至，卵翼於中國者，逮已。

(三)史記封禪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案一】三神山，即日本之本州、四國、九州三島。又曰三壺；搜神記云：三壺者，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二曰瀛壺，三曰瀛壺，山形似壺，故曰壺也。意自倭人貢瓊及南倭北倭屬燕以還，其必有炫張所謂神仙事者，而當時方士者流，且藉以邀幸過於萬一，燕齊濱海，近以求者或有之，其至否雖不可考，然詭祕之三島，移人如是，故其後而遂有徐福之事。

第二節 秦

(一)史記秦始皇本紀 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案一】徐市，即徐福。市，古馭字；馭，夫物切；福，夫屋切；漢時無反切，但以聲相近字音注其